

懷  
江  
良  
規  
教  
授

康  
僑

前  
言

年年五六月間，輒常參加大專應屆畢業同學的謝師宴，杯觥交錯，師生盡歡，這是充滿濃郁人情味的一項宴會。但是為人師者，卻在與宴當時鑒於同學的熱情洋溢，禮敬備至，每每興起一種近乎惶恐的感覺，至少也會想起自己是否盡到了教之以事，而喻諸德的師責，表示過為學生們設身處地着想的關切？由而使我想起了江良規教授和我之間的一段往事。我不曾上過江教授的課，然而他卻曾經幫過我一次忙，給予我莫大的教益。古人有所謂一字師，一言師，如江教授之於我，可謂庶幾近之了。

英年駿發春風得意

江良規教授，浙江奉化人，年方十七歲便以優異成績，保送南京中央大學，兩年後率領中大越野賽跑隊，參加江南八大學越野賽跑榮獲冠軍。二十三歲擔任柏林世運中國代表團助練員，考進了德國國立柏林體育研究院，二十五歲得來比

錫大學哲學博士學位。民國三十二年江教授才三十歲，應母校中大之聘擔任教授兼總務長，而當時的中大校長係由今總統蔣公兼任，以一個年方而立的青年而言，江教授不但英年駿發，而且春風得意，頗為時人所稱羨。

我很幸運，從民國三十三年在重慶沙坪壩考進中大，一直到三十七年畢業為止，江教授始終都是中大體育系主任，又是教授會的常務委員。抗戰勝利，復員時期，他再兼任中大復員委員會副主委兼交通組主任，留在重慶辦理復員事宜，三十五年八月中大全部復員完畢後，他才回到南京。三十六年他更當選教授會主席。因此，雖說他已在三十三年八月辭卸了中大總務長，同時我也從來不曾上過他的課，可是我們師生之間的接觸機會，仍然很多。

凡是認識江良規教授的人都知道，自長及老，他永遠都是那麼朝氣蓬勃，風趣幽默，對任何事物俱有新穎而獨到的見解，隨時可以提供珍貴的意見。他說話有條理，做事守原則，但卻出之

以外圓內方的方式，從不令人當面難堪，再加上他的天性便是樂於助人，肯於設身處地為人着想。難怪有許多中大校友都說，江良規教授和學生相處，彼此間的情感介乎師友之間。我自己也認為這種說法很傳神，頗能表達江教授和他學生間的摯切情誼，同時，我更提得出事實證明。

記憶中最深刻的一件事，是民國三十五年初，當共黨掀起全面叛亂，美國插足調處，中共則利用「政治協商」的打談談擴大戰亂，舉國籠罩在令人窒息的低氣壓下。中大同學本「國家興亡，匹夫有責」之義，願作暮鼓晨鐘，喚醒美人士和國人認清中共的陰謀。在三十五年一月二十五日，舉行了一次盛大規模的遊行請願，身在前列擔任總領隊的，正是愛國從不後人的江教授。他領着我們高呼口號，沿途發表簡短有力的演講，要求政治協商會議圓滿達成任務，不容中共利用助長其叛亂氣焰。從這一次請願又發展為另一次示威遊行，兩萬多名重慶大專學生發出了怒吼，要求俄軍立即自東北撤退，剷除一切非法地

方政權，我們敬告國人，質問中共，慰問東北同胞，向蘇俄提出抗議，並將蘇俄侵華事件正告全世界。轟轟烈烈的學生愛國壯舉，擔任總領隊的，又是素為各校學生所敬愛的江良規先生。

### 一生樂於幫忙學生

就我個人來說，民國三十七年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年份，這一年暑假我將在中大邊政學系第一屆畢業。在此以前，我已經排除西康省主席劉逆文輝的阻難和杯葛，承蒙中央作了賢明的裁決，當選國民大會代表，同時我又應西昌行轅主任賀元靖（國光）先生以及靖邊司令鄧德亮的邀約，聘請到四位中大校友同去西康工作。賀先生已經發表了我兩項職務，回家鄉辦教育，負責協助整訓西昌的靖邊部隊和督導屯墾工作。同時蒙藏委員會許世英委員長又聘我一項新職，囑我回西康後兼代該會辦一點事。於是，連同國大代表職務，未出校門的我，就已經有四職在身了。

幸好最後一學期我祇選修了十六個學分的課，因而能够抽出每天下午的時間，出席各種會議，分赴各方接洽事務。雖然成天忙碌緊張，可是青年人能够受人重視倚畀，學以致用，尤其是將回到家鄉桑梓之地去施展抱負，在「畢業等於失業」的當年，我能身兼四職，並且解決了四位同學的就業問題。總歸是一件可喜的事情。由於情緒熱烈，使我長期繁忙而仍不覺勞累，學校的功課也還能兼顧得過來。唯獨一科，那便是佔了兩個學分的體育。因為上體育課的時間通常都在下午三點以後，和我在外間奔走開會的時間相衝突

，我竟由一再的告假，乃至連續的缺課。

授我們那一班體育課的是一位蔡老教授，學期結束以前，期末考試的時候，消息傳出，蔡老教授對我的經常請假，點名不到相當惱火，他決無可能讓我及格。體育不及格我那兩個學分也就算完，換句話說，我勢將留校補修，不能應屆畢業。

這一個打擊對於我來說確是非常之大，如所週知，西康青年很難有求高深學問的機會，我排除萬難，迢遙千里雖不能說純粹為了一張大學畢業文憑，但是行百里者半九十，那也未免太叫人氣餒。何況我返里就職在即，不可能留在南京多上半年大學，等到下學期補修了體育科兩個學分後再畢業。更傷腦筋的是，即使我決心留下，經我邀約同赴西康工作的那四位同學又怎麼辦？於是幾經籌商，四位校友都慫恿我去向蔡老教授當面陳情，說明不得已請假缺課苦衷，請他老人家念在無心出此，情有可原的份上，准我參加期末考試。

其結果是碰了個大釘子回來，蔡老教授對於我的「哀哀上告」不表同情。他跟我談話的時候，語氣之間自然而然的流露出他對我久已不滿，因此頗有些話裏帶刺，嘻笑怒罵的意味。譬如說什麼：「不錯，我曾在報上看到你的消息，但是你不能因為當上了中央民意代表就輕視體育，可以不上我的課。」「你在南京多留半年有那點不好？拿簡任一級的薪水在學堂裏讀書，比我們當教授的薪津還高得多呢。」一聽這話便使我感到他老人家並不把我當作一名發生困難，懇切求助

的學生看待。「話不投機半句多」，再往下說也是無益。迫於無奈，我祇好鞠躬告退，垂頭喪氣的走出蔡老教授門外。

正在左右為難，進退維谷，同學們都在熱心的為我動腦筋，想辦法，如何渡過這一道難關。忽然有一位同學提醒我說：

「你為什麼不去見見江教授呢，他是體育系主任，又兼教授會主席，一向樂於幫忙同學解決困難，你應該向他去陳情一番。」

### 單獨為我上了一課

江良規教授的和易近人，使學生們在他跟前如沐春風，這是我早已親身經歷過的。可是缺課太多分明是學生的過錯，江教授一生提倡體育教育最力，為此不惜盡瘁終生，不上課而想使自己的體育一科及格，顯然已經涉及他的大原則問題。何況系主任又怎能強教授之所不樂為？而我覺得悲觀，鼓不起勇氣來作此一求。但是眼前似乎又只有這一條可資解決難題的路，再加上同學們不斷的鼓勵與打氣，方使我硬起頭皮前去謁見江教授。

江教授正忙，但他仍耐心的聽完我的陳情，果不其然，他起先表示格於規定，礙難通融。不過他對我到西康後所將從事的工作很有興趣，殷殷的問我「施政計劃」，以及究竟有否順利達成任務的把握？我出示西康有關方面和我往來的函電，一一據實相告，暗覷江教授聽得頗以為然，直在點頭「嗯哼——」。我便把握時機，再度提出請求，我說：

「江主任，體育的目的在於鍛鍊身體，促進人類的身心健康。這一個學期以來，我因為在外奔走，確曾缺了不少體育課。不過我每天都在忙碌奔波，也可以說得上是鍛鍊身體哩。其實我這一學期裏體重還增加了幾磅，江主任你看我的身體不能算不健康，是否可以解釋為我用另一種方式，達到了體育的目的呢？」

江教授等我說完這一番顯然牽強的解釋，在他這位體育專家聽來當然是「卑之無甚高論」，因而使得他哈哈大笑。笑過以後，他忽又轉換嚴肅的神情，很懇摯的回答我說：

「你所說的不無理由，但卻跟體育教育的原則不符，而且也不能適應學校章程的規定。可是

我告訴你，我很可能為你設法解決這一樁困難，祇是成功與否我沒有把握。我所以要為你說項，並非由於你剛才所說的那番話，而是，他提高聲音，字字着力的說：「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，邊疆青年有志深造應該特別獎勵協助，同時，我也認為你回西康去所做的工作非常重要，我更相信你有能力達成任務，並且你因參加國大集會，缺課也應該可以視同公假。」

多年以來，江教授說的這幾句話，不時的在我耳邊繚繞，予我鼓舞，使我振奮，益發令我為平生志願努力不懈，奮鬥不輟。我對江教授由衷感激，不僅因為他頗費唇舌的說動了蔡老教授，在體育一科上給了我六十分，讓我剛剛及格，順

利畢業，解決了我莫大的難題。同時，他那機智，明快，練達的風度，予我的影響，更是無比的深刻。他善於把握施教的機會，激勵我為國家民族努力奮鬥，那幾句話等於是使單獨為我上過一課，而這一課卻使我獲益非淺，畢生難忘。

離開母校二十多年，二十餘年之中，仍以從事文教工作時間居多。回憶當年在學往事，每每在和我所教的學生相處時，輒常興起一種感慨，在教與學方面，如今我所付出的似乎沒有我曾收獲的多，因此引起深切的惶恐，「這一層愧疚，果若加以充分彌補，還真不是一蹴可就的事呢。」

× × ×

# 中外文庫之六 黎元洪傳

定價新臺幣拾捌元  
現已出版請速購閱

中華民國開國之初，黎元洪曾與國父孫中山先生、黃興、袁世凱並稱開國四偉人之一，在民初歷史上佔據極重要之地位。本書係由傳記名家章君毅先生多方徵集史料，將黎元洪之一生，自辛亥武昌起義、至民二癸丑革命、洪憲帝制戰爭、兩度出任北政府大總統、包括民五府院大政潮全貌，兼及政壇秘聞、軍閥軼史、黎氏之為人暨其家庭狀況，秉春秋史家之筆，作公正翔實的記述，允稱最完整的一部黎元洪傳記。原文曾在「中外雜誌」連載多月，輯印成書時曾加增刪編訂，全書十萬餘言，附以珍貴圖片，現已出版，定價新臺幣十八元，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，或寄郵票交臺北市龍江街一〇八號中外雜誌社，立即寄書。